

当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的反移民政治*

王大威 黄莹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作为一种新型身份政治已经在欧美多个主要国家蔓延。无论是特朗普民粹政治在美国共和党内的主流化,或是英国脱欧后的全国性反移民暴动,还是欧洲多国右翼民粹政党在选举中的攻城略地,各种迹象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正在借助反移民政治在各国顺势崛起。这种趋势并非突然形成,而是西方开放性移民政治的长期结果。移民让西方社会深度撕裂,大量西方民众出现了反移民情绪。美国、欧洲右翼民粹政客和政党利用了这种普遍性情绪并把移民问题无限夸大形成反移民的政治化现象。反移民政治成为当前西方政治的核心议题,将移民和难民视为对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和经济安全的威胁,并推行严苛的移民政策争取选民支持。移民议题俨然成为屡试不爽的“万金油”,无论辩论焦点如何变换,移民问题总能置身于显著地位,试图以此煽动公众情绪。西方多国的选举以及政治趋势已经证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政治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受欢迎的,美国以特朗普执政对反移民政策的推行最具代表性,右翼民粹主义伴随着反移民政治将长期存在,这将导致更加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危机与国际关系的紧张。

[关键词]移民政治 右翼民粹主义 移民政策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5)04-0149-11

一、引言

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再到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异军突起。以反移民政治为重要标志的右翼民粹主义呈现出全面性上升趋势。2024年8月初,英国发生的特大全国性骚乱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事件发生后,关于“嫌疑人是极端穆斯林移民”的谣言见诸网络,迅速引发了全英多个城镇的“反移民游行”,据英国《独立报》

统计,共计约2.5万人参与了街头示威。真正的凶手其实是信奉基督教的非洲移民第二代。犯罪者在英国出生,并非移民。^[1-2]但是反移民游行并没有因为后续犯罪者身份信息被媒体和警方公布而结束,并迅速转变为暴力骚乱。伦敦、南港、曼彻斯特等多个城市陷入此起彼伏的极右翼暴动中。右翼分子暴力冲击移民社区,尤其是英国的穆斯林社区。维持秩序的警察与右翼分子爆发严重冲突。^[3]这场骚乱揭示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极端撕裂的现状。从英国反移民全国暴动,到法国新近的移民法案改革,以及美国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

收稿日期:2024-10-28;修回日期:2025-0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及其演变研究”(19BZZ025)

作者简介:王大威,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城市政治研究;黄莹,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治理研究。

题, 移民政策的争议性已在多个西方国家激起了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现象为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本文将探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地区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中的反移民特征。首先回顾右翼民粹主义的定义; 其次, 探讨移民潮对西方社会的冲击, 为什么本来欢迎移民的国家和社会开始反移民; 最后, 讨论美国以及欧洲多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客与政党如何利用反移民政治崛起。

二、民粹主义的定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特征

民粹主义一直是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热点议题, 但在其概念界定上却未曾达成共识, 但普遍认为其核心在于“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我国学者俞可平从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和政治策略三个方面对民粹主义进行定义: 首先, 民粹主义是一种强调平民价值观与道德理想的社会思潮, 与西方学者的社会精英概念相呼应; 其次是一种通过煽动平民参与政治并强迫建制政治做出改变的政治运动; 再次, 这还是有政客利用民众情绪谋取个人或政党利益的政治策略。^[4]西方学者卡斯·穆德(Cas Mudde)则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薄中心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 其核心在于民粹主义政客把其本身和其支持者自动划分为纯粹人民, 而他们的对立面则是腐败的建制精英。^[5]右翼民粹主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人民的概念继续扭曲和细分, 强调本土文化和群体。^[6]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则强调民粹主义的排他性, 认为右翼民粹主义通过定义“真正的人民”来排斥其他群体, 尤其是移民和少数族裔, 体现了其反多元主义的立场。^[7]这种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使得右翼民粹主义在政治实践中转向高度民族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的身份政治是其核心特征之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把左翼开放性移民政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社会政策视

为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必要前提, 右翼民粹主义通过对民族身份和文化同质性的强调, 将移民和少数族裔视为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和对本土文化的污染。^[8]穆德进一步将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 将二元论的对立套用于本国民族与外来移民, 强化本土身份认同, 并排斥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这种身份政治不仅构建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 也为其反移民政治提供了理论支撑。^[9]

反移民倾向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主攻方向。在右翼民粹主义视角中, 移民、难民甚至境内少数民族都被排除在“人民”的概念之外, 这种叙事把移民和难民视作腐败精英的特洛伊木马, 旨在削弱国家的主权和污染本土文化。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倾向将移民视作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 由此, 右翼民粹主义将反移民主张视作重要的政治策略, 借此迎合部分选民对经济安全与移民问题的焦虑, 成功地将反移民政治转化为获取选票的重要手段。^{[10](P233-238)}

从根源上看, 右翼民粹主义是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放性移民潮以及西方文化多元主义浪潮的强烈反应。首先, 其核心在于构建“人民”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政治合法性框架; 其次, 右翼民粹主义的身份政治特征强调维护本土文化的纯粹性, 排斥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 最后, 反移民政治成为核心议题, 将移民和难民视为对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和经济安全的威胁, 并推行严苛的移民政策争取选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愈演愈烈, 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作为移民和难民接收国, 其富有的经济条件和高福利体系, 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进入, 为反移民政治滋生提供土壤。

三、从移民浪潮到反右翼民粹主义浪潮

(一) 西方国家移民浪潮的兴起

其实自二战结束后, 西方国家曾经强烈鼓励移民进入他们的国家。一方面二战的摧残让

西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急需廉价劳工来提振工业。众多西方国家采取了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弥补本地劳动力的缺陷。在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进步左翼(Liberal)奉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其基本教条之一就是鼓励移民并让移民的文化与本土文化和谐共存。就美国而言,联邦政府为移民大开绿灯,修订《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为二战后的移民潮打开了大门。欧洲各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70年代也修改了移民政策,鼓励移民的到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前往欧洲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德国的土耳其客工、英国的南亚人都是数以百万计进入这些国家。在美国,尽管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但是农业资本和轻工业资本非常乐意从拉美获得廉价劳工,美国的各大农业企业长期雇佣拉美非法移民劳工来采摘蔬菜水果。拉美非法移民劳工还一度承包了美国中产家庭的各种杂务工作,比如园丁和家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中产和垄断型资本一直对非法移民劳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连标榜反对非法移民劳工的特朗普在其海湖山庄也雇佣过非法劳工。但是随着时代与形势的变化,政治也在发生变化,西方各国开始转向反移民政治。

(二) 移民浪潮触发反移民右翼民粹主义浪潮

近年来,本来鼓励移民的西方多国开始变得越发反移民,这是因为移民已经出现了一个量和质的变化。首先在人数方面,移民的数量近乎无限性增长。美国移民人数从1970年的962万增长至1980年的1408万,其中,墨西哥裔移民最为突出,从76万人陡增至220万人。^[11]在特朗普第一次竞选总统的2016年,单是非法移民就已经达到1100万人,这一数字在其任期期间略有减少。特朗普的确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并允许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等部门大幅度抓捕,扣留和遣返非法移民。但是在拜登执政

的四年,非法移民的数量又大幅度恢复增长,又再次达到千万级别。毫无疑问,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得西方各国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都变得更加多样化。当前美国人口中,有着棕色皮肤讲西班牙语信仰天主教的拉丁美洲族群大概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大约6200万。^[12]但是由于多年来的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拉丁美洲族裔在美国的比例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可能会突破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大关。^[13]到时候美国很可能不是一个以西欧尤其是英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 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后代为主的国家。

在欧洲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也在发生。瑞典这个人口仅1055万的北欧福利国家自冷战后期一直保持着净移民输入国的地位。迁入的人口数量持续超过迁出的人口。非欧洲移民在1970年代后显著增加,并持续至今。瑞典如今有11%的人口出生在外国。此外,在这几十年间,瑞典每1,000名居民中就有29人申请过政治庇护。2015年,瑞典有创纪录的16.3万份庇护申请,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多国。法国的北非与西非族裔人口在急速扩张,当前移民累计总数超过730万,占总人口的10%。单是2023年法国收到了16.7万份难民庇护申请。这些移民的到来让这些欧美国家的主流白人人群众人心惶惶。除此之外,移民群体本身也在因为数量或者其他原因发生质的变化。很多移民群体已经不屑于融入这些欧美国家的社会。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并形成自己的移民社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想用自己的文化与宗教取代欧美各国的本土宗教和文化,比如英国曾经出现过极端伊斯兰教群体宣称要把伊斯兰教法(Sharia)运用在英国国内的穆斯林社区。部分移民在欧美各国拉帮结派形成黑社会团伙。美国的墨西哥黑手党已经是美国监狱系统内最大的帮派。在监狱外,他们则是美国最大的跨国毒品贩卖团伙。在法国和德国的各种中东移民后代也形成了非常庞大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欧洲这些中

东移民的后代还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隔代“祖国”认同,非常关心中东各国的政治事务。他们中的激进团体积极参与了2014年叙利亚的战事。因此,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移民的种种行为都让欧美国家的主流白人人口非常担心。从美国到欧洲的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策利用主流人口对移民的担忧,甚至一度有意夸大移民的威胁和危险性。

(三) 反移民的政治化: 政党政治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利用

从美国到匈牙利,从奥地利到法国,民粹主义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许多政客也利用了这种担忧,以“反移民”为旗帜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不断指责外来移民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对美国社会白人群体丧失多数地位的担忧,^{[14](P4-15)}西方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变化,特别是人口多样化和经济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使本土民众的焦虑感加深。以福山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潮流中的反移民政治可以被理解为某些群体对自身社会和文化认同的强烈维护和焦虑。^[15]虽然移民群体本身对当地经济和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西方国家出现的反移民倾向更多的是本国民众从文化和心理因素上兴起排斥思潮,表现为对抗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16-18](P169)}诸如特朗普对美国少数族裔的公开抨击,激发了美国白人群体的身份优越感。同时,在欧洲难民危机期间,欧洲本土居民对中东难民的排斥态度逐渐演变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运动。

移民已成为西方国家政治议程中关键的议题。而现行政治体制在应对全球化、经济不平等和多元文化问题上的治理赤字,导致执政力量的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是移民存量以及增量趋势带来的社会矛盾并未缓解。面对此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发展壮大,以极端右翼的议题设置和选举策略刺激民众情绪,成功将反移民议题推上政治“前台”。在西方国家的历次议会选举、总统大选中,移民问题成为政党

必须面对的议题。右翼民粹政党普遍采用了一种策略,即将种族、宗教、语言或政治上的少数群体作为“替罪羊”进行工具化操作,将社会中的不幸与困境,即便并非全然,也往往归咎于这些群体,进而将这些群体构建为对“我们”及“我们国家”构成潜在威胁的实体。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右翼民粹主义对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强调,以及其对本民族群体认同感的追求与强化。

移民议题俨然成为屡试不爽的“万金油”,无论辩论焦点如何变换,移民问题总能置身于显著地位,试图以此煽动公众情绪。移民群体,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他者”身份,往往成为最易受攻击且最易被操纵的群体,其脆弱性常被利用作为社会矛盾的转移焦点。他们不幸地扮演了多重替罪羊的角色,这一现象在特定政治生态中尤为显著。部分民粹主义政客频繁煽动“移民恐惧”情绪,已成为其政治策略中的常规操作。此类针对移民的批判与排斥,被部分视为挑战并突破西方政治正确界限的“勇敢”举动,意外地吸引了广泛的公众关注与支持,构筑了民粹政客庞大的支持基础与潜在选民群体。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能够兴起并持续获得影响力的核心要素,也揭示了其反移民政治策略在深度分裂社会中凝聚新“大众”群体、巩固特定政治势力的有效路径。

四、美国右翼民粹的反移民政治

如前所述,美国作为传统移民国家,移民问题始终备受瞩目。无论移民是否合法,都对美国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即便美国国力昌盛,也无法无限接受移民。但美国虽自称移民国家,但在历史进程中却显现出此称呼的矛盾性。回溯历史,美国首先有意只接受英国移民,即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这种单一种族的民族国家形态后期被逐步放宽,先是允许西北欧同为新教国家的人口移民,才开放边境允许信仰天主教的南欧国家移民进入。尽管早期移民同为白

人和欧洲人，但其也因为语言和宗教的问题与美国“本地人”英国殖民者的直系后代冲突不断，反移民政治由此在美国落地生根。

美国历史上不乏针对反移民的政治活动。19世纪50年代，“无知党”（Know Nothings）作为美国最早的民粹政党之一，凭借反移民运动崛起，尤其是反对天主教国家的移民。对待非白人移民，美国的民粹政治能够迅速席卷全国。例如，早期排华运动以及《排华法案》的通过就是依靠地方民粹小党如加州劳动党（California Labor Party）发动，先在州议会立法，最终于1882年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单一种族实施的移民禁令，标志着反移民政治于美国的早期形态。

进入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反移民政治主要凭借选举政治得以呈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利用民众对移民问题的焦虑，特别是对深色皮肤、非英语母语及信奉非新教宗教的移民群体的排斥情绪，巩固自身政治基础。其中，特朗普提出“美墨边境墙建设”的争议性主张，成为竞选的重要政治承诺之一。长达3000公里的边境墙将从得克萨斯州一直延伸至加州，横跨整个美国—墨西哥边境。特朗普团队宣称此举措能够阻挡源自拉丁美洲的移民，解决移民犯罪与就业竞争等一系列问题，成功迎合本土选民的情绪。

同时，特朗普在选举期间不遗余力地将移民包装成美国人民的威胁，甚至是国家安全威胁。一方面对穆斯林移民进行无限妖魔化宣传，特朗普在竞选期以及第一任期的大量反穆斯林言论往往与反移民情绪有关。特朗普反复宣传穆斯林无法被西方社会同化，暗示穆斯林试图在西方实行伊斯兰教法并表示其可能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担忧。^[19]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针对墨西哥移民发表极端言论。特朗普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宣传墨西哥移民的高犯罪率，声

称该国移民中夹杂着大量强奸犯和毒贩：“当墨西哥派遣人民穿过边境时，他们没有派遣最好的……他们派的都是有问题的人，并把这些带给我们。他们带来毒品。他们带来犯罪。他们是强奸犯。当然，这里面有些人也是好人。”^[20]诸如此类谈论不仅引发移民群体的强烈不满，更引起本土民众对移民的反感，加剧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矛盾，打破原先多元文化社会的稳定局面。

此外，特朗普还将移民议题与选举结果挂钩，以此巩固政治基础。特朗普在2016和2024的竞选中都多次暗示民主党非法放任非法移民穿越美墨边境，目的是为民主党拉选票。同时利用当前美国部分州县选举身份核实差异，^①煽动民众对移民群体以及民主党的不满。2024年9月，在特朗普与哈里斯的总统电视辩论中，两人就移民议题展开激烈交锋，特朗普宣称在美国的斯普林菲尔德市，移民“正在吃掉当地居民的宠物”。^[21]先前的特朗普与拜登的总统辩论中，特朗普声称美国人“现在生活在老鼠窝里”，而此问题应归咎于“拜登移民犯罪”。^[22]2024年10月7日，距离大选还有四个星期时，特朗普对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休·休伊特（Hugh Hewitt）说：“让这帮人穿越开放的边境存在严重问题。其中有13000人是杀人犯。他们不少人犯下多起命案。而他们现在却在美国安然生活。我相信杀戮是他们的基因里自带的，现在我们国家流入了坏基因。”^[23]反复宣传移民的危险性是特朗普从2016年到2024年不变的民粹政治配方，通过持续渲染移民危险性，以此影响移民的态度和投票。

进入特朗普执政时期，一系列强硬的反移民政策引发了国内政党的激烈斗争。在移民执法层面，特朗普加大了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支持力度。该局在特朗普时期开始加大力度抓捕非法移民，在美国多个边境州设立大型非法

^①选民的身份核实取决于各州的选举相关法律，当前美国有19个州在选举时不需要选民出示身份证件。加利福尼亚州作为民主党最大票仓，更是在2024年9月29日通过了新的选民身份法案SB1174，禁止地方政府在投票前要求选民出示有效身份证件。

移民关押中心。2018年,特朗普调动了国民警卫队对美国—墨西哥边境开始驻守,这是美国自一百年来首次向美墨边境派遣边防军。而“美墨边境墙”的建设,更是成为两党激烈对抗的焦点。民主党在国会针对边境墙的建设资金拨款设下了重重阻拦,但是特朗普政府仍试图通过行政命令和紧急状态声明来筹集资金以绕过国会。最终边境墙只完成了约700公里,与预期的3000公里相差甚远。特朗普政府的“建墙”政策以及强化移民执法力度,成为特朗普政府反移民政治的标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签署了禁止中东七国移民签证的“穆斯林禁令”。这道总统令立即遭到国内外强烈反对。尽管此禁令多次被州级法官裁定违宪,但特朗普政府仍然不断更新,并在驳回后重新签署,凸显其在反移民议题上的强硬立场。可以看出两党在移民议题上的僵持不下,导致大量政治资源消耗在移民问题中,形成政治内耗的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尽管特朗普在其竞选期间强调他只是反对非法移民,但是他的很多举措证明他对合法移民的态度也不容乐观。例如,2017年特朗普白宫发布《是时候终止链式移民了》(It's Time To End Chain Migration)的文章,重点强调移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建议终止各种基于家庭团聚的“链式移民”途径。^[23]特朗普将其视为低技能移民的主要来源。但是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70%的合法移民都是基于家庭关系进入。每15名合法移民中仅1名(不到7%)基于技术或就业进入。^[25]特朗普此举其实是针对合法移民的。不仅如此,特朗普试图废除美国出生获得国籍的政策,即“出生公民权”。早在2015年,特朗普就在选举期间就向支持者提及这一想法。2023年5月30日发布的竞选视频中,特朗普宣称如果他在2024年再次当选,将在上任第一天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取消自动授予出生于美国的人美国公民身份的规定,改为只有当至少一位父母是公民时,在美国出生的婴儿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些政策改变了美国长期包容的移民政策导向,进

一步撕裂美国社会。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向深刻体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逻辑,其行动并非广泛服务于全体美国民众,而是高度聚焦于巩固其政治基础——即那些对移民问题深感忧虑的选民群体。从历史脉络审视,从早期的无知党排外情绪、到排华运动的兴起,直至特朗普时代的极端表现,揭示了美国社会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他者”的排斥与不安,以及当种族结构或主体民族文化地位感受到挑战时,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政治的自然觉醒,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

从2016年至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来看,接近半数的合格选民选择了支持秉持此类政治立场的候选人。而在2024年,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强势归来,这不仅是对当前社会分裂状态的直接反映,也昭示了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版图中的显著影响力及其持续塑造公众舆论与政策走向的能力。特朗普在多场总统辩论中反复提及移民问题,甚至连列举的非法移民数据都保持了高度一致。无论是2016年高呼要建设边境墙并遣返数以千万计的非法移民。还是2024年又再次声称类似主张,反移民政治已经成为竞选和执政的关键性议题。

特朗普在2025年1月正式开始其第二任期后,迅速以国家安全为由兑现其反移民政治承诺。通过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政府不仅授予美军介入边境执法的权力,部署数千名军人协助巡逻和驱逐行动,还重启并升级了多项移民限制性政策。其中最具有冲击力的是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只要父母有一方不是合法公民或永居者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同时特朗普政府冻结了难民接纳计划(The United States Refugee Admissions Program, USRAP),^[26]关闭拜登政府时期的移民项目CBP One应用程序,还重启了其第一任期的“留在墨西哥”(Remain in Mexico)政策,迫使寻求庇护者在墨西哥境内等待审理。^[27]这些措施还伴随着大规模且强硬的驱逐行动,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公布的统计数据,新政府执政前50天内已实施32,809次逮捕行动,^[28]其中部分被逮捕的非法移民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等海外设施或被遣送至第三国。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大幅拓展了旅行禁令(travel ban)范围,将限制国家由原先的8个扩大至43个。

五、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与反移民政治

有别于美国,欧洲反移民政治主要在政党政治中得以呈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民众对移民问题的不满情绪,宣扬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家实施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欧洲的反移民政治更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反移民和反欧盟以获取支持。

相比美国,欧洲存在众多明确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当前,美国的右翼民粹政治局限于共和党内的特朗普派以及个别模仿特朗普的右翼议员。美国共和党总体仍秉持中偏右的政治立场,还不能真正意义上被归类为右翼民粹政党,但是特朗普版右翼民粹主义大有挟持该党的趋势,况且共和党本身不存在反移民政治纲领。反观欧洲,很多政党从创党之初即明确以反移民为核心的右翼民粹政党,有的政党甚至如同过去的法西斯和纳粹组织,将矛头针对境内少数民族,如保加利亚的攻击党(ATAKA)。欧洲的右翼民粹政党往往是从地区小党逐渐发展成全国性政党,当然也存在部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非常活跃但只能在地区发挥作用,比如瑞士的日内瓦公民运动党(Geneva Citizens' Movement),其反对法国跨境工作者和居民的政策只适用于瑞士与法国边境地区。但是从总体上看,整个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都乘着反移民的浪潮遍地开花,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反移民的右翼民粹政党。

以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为例,该党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运作。早期由被称

为老勒庞的让·玛丽·勒庞(Jean Marie Le Pen)领导,彼时的国民阵线更像是从事反移民活动的种族主义街头暴力团伙,长期袭击法国境内的阿尔及利亚其他北非移民群体,老勒庞还是典型的反犹太主义者。历经数十年,老勒庞把他创建的地方性小党传给女儿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俗称小勒庞。小勒庞接手之后迅速将该党主流化,摒弃其父部分极端观念(如反犹太主义),转而宣扬反移民理念,强调法兰西民族的独特性,倡导重新掌控与欧盟其他国家的边境。如今,小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多次在法国大选中获第二名,直接威胁到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所领导的中偏右执政联盟。但是该党的右翼民粹本质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依然坚定反移民立场,堪称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先驱,很多后期崛起的右翼民粹政党都试图模仿,例如希腊的金色黎明党(Chrysi Avgi),始终效仿国民阵线早期模式,参与针对移民的街头暴力。

在2014年叙利亚以及北非难民危机背景下,欧洲众多以“反移民”“反难民”为核心主张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的大幅攀升,从边缘小党融入主流政治力量。这些新兴的右翼民粹政党包括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比利时弗拉芒集团(Vlaams Blok)、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等。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民粹右翼的力量愈发突出,在选举政治中也不断取得突破,甚至有不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成功进入联合政府。^[28]如2023年11月的荷兰大选中,右翼民粹自由党(Partij voor de Vrijheid,PVV)在议会选举中大胜,使该党议会席位达到37个,并超越了中偏右荷兰的执政党自由民主人民党(Volkspartij voor Vrijheid en Democratie,VVD),最终与三个右翼政党组成了执政联盟。

反移民的政治化过程肇始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和群体行为的变化,导致欧洲社会的担忧和排斥。右翼民粹势力利用这种情绪,在反移民

议题上大做文章,大肆抨击政府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以此吸引选民支持,助其巩固政党选民基础,并在选举中屡屡获胜。比如瑞典,右翼民粹政党瑞典民主党长期宣传移民与犯罪之间的关系。移民的危险性被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刻意夸大。希腊的金色黎明右翼民粹政党在雅典中心组织公民护卫队,宣称会保护希腊本地人免受移民骚扰和侵害。在另外一些领域,移民被认为影响了欧洲本地居民的就业和福利。如瑞士,边境居民甚至不能容忍来自法国跨境工作者和居民;在丹麦,右翼民粹政党丹麦人民党煽动关闭难民庇护中心,并声称丹麦人的住房问题应该优先得到解决。这种移民和难民抢占公共资源和福利的论调基本上适用于所有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对外宣传。客观来讲,反移民政治在欧洲是普遍受欢迎的。欧洲的草根蓝领工人阶层对外来移民高度不满,诟病其挤压了本土人口的就业市场、压低工资、侵蚀了文化价值与身份认知等等。^[16]诸多不满自然而然为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提供了生长空间,使得欧洲各国的右翼民粹政党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都取得不俗的成绩。

欧洲反移民政治的社会政治后果影响到多方面。社会层面上,反移民政策导致社会撕裂加剧,不同族裔的矛盾尖锐,民族主义高涨,排外思潮蔓延,反移民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如2023年,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市中心持刀袭击事件引发反移民抗议骚乱,抗议者损毁设施、商店,与防暴警察冲突,致使公共交通暂停,骚乱被警察认定为由“极右意识形态驱动”。^[30]2025年,法国巴黎极右翼激进分子持械闯入土耳其移民工人协会(ACTIT)所在大楼庭院,实施袭击,当晚事发街区爆发抗议游行。^[31]在欧盟层面,反移民政治加深内部分化,影响团结。尽管欧盟积极解决移民议题,但右翼民粹主义公然反移民的做法,对欧盟引以为豪的自由流动原则造成威胁,阻碍欧盟内部对移民议题的共同应对。2024年5月14日,欧盟通过了新的移民和庇护公约,大幅收紧了接受移民和难民的条

件。新公约采用了更为严格且标准化庇护申请程序,并在欧洲各地设立边境审核中心。寻求庇护者将被关押在这些中心等待申请审批。新公约同时限制寻求庇护者在欧盟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反映出右翼民粹政党能够对欧盟立法产生干预以及欧盟内部在移民议题上的分化。

作为非传统移民国家,欧洲国家对移民的容忍度实际上低于美国,甚至白人移民群体也会被排斥。当欧盟正式开启东扩进程之后,英国涌入了大量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移民。^[32]很快,移民群体就影响到了本土白人的就业与生活质量,民众担心英国不负重荷。英国脱欧公投胜利后,境内针对波兰及其他欧洲国家移民的攻击事件显著增加,这一趋势迅速扩展至其他族群。众多观点认为英国脱欧仅仅是基于追求经济独立和外交自主的目的,然而,其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包含了本土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等因素。脱欧政治不止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都或多或少存在反欧盟或脱离欧盟立场。法国在2017年的大选中也出现了脱欧的呼声,论点基本上与英国相似。脱欧和反欧盟政治所谓的欧盟怀疑主义(Euroskeptic)其本质是为了反移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众多欧洲右翼政党都打着反欧盟和欧盟怀疑主义的旗号反移民,本国选举中大肆攻击欧盟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并不排斥参与欧盟政治。如前英国独立党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长期活跃于欧盟议会,匈牙利由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领导的右翼民粹政党青民盟(Fidesz),其在欧盟议会中有大量席位。

综上,欧洲的反移民政治主要体现在政党推动政策层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争取席位,以推动反移民政策实施,在法律制度层面上阻止移民进入欧洲。而美国则侧重于选举策略对反移民情绪的利用,通过选举承诺和政治宣传来调动选民的反移民情绪。特朗普政府的“建墙”政策和“穆斯林禁令”,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选举策略巩固政治基础,而非通过立法手

段长期限制移民。此外，欧洲反移民政治影响的范围更广，涉及多个国家以及欧盟整体的发展，不同国家的反移民政策相互影响，冲击欧洲传统政治格局。

六、结语

在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驱动下，反移民政治主张已然跃升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标志性议题。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右翼政党通过精心设计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叙事框架，发展出一套高度程式化的危机叙事模板，成功地将移民议题转化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中特朗普民粹风格中的反移民政治最具代表性。2024年10月，前总统奥巴马在匹兹堡演讲时指出：“特朗普对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论调始终如一，即将责任归咎于移民。”^[32]这一观察揭示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实践：将住房、医疗、教育等复杂的社会系统性问题归因于移民，加剧社会分化。特朗普的右翼民粹政治不仅停留于妖魔化非法移民的言论层面，更将其转化为系统的政策实践。在执政期间，特朗普政府有条不紊地推进了反移民政治承诺。特朗普的强硬作风不仅仅针对非法移民，更试图系统性收缩美国的合法移民渠道，如取消多元化签证、提高技术移民门槛、试图限制家庭团聚移民并废除出生公民权等等，这些举措都在动摇美国近三百年历史的移民立国传统。当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令直接挑战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出生公民权时，其影响不仅在于移民治理，更在于对国民合法身份的重新定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权力的军事化扩张使得民事执法与军事行动的界限模糊化。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英国脱欧后的社会动荡同样映射出反移民政治的影响，2024年，英国因涉及移民的网络谣言而爆发了近现代最严重的全国暴动。极端右翼人士借机发泄对移民的不满，暴力攻击了多市的移民社区，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社区，甚至与警察发生冲突。值得注

意的是，杀害三名南港女童的凶手的确是移民第二代，这一事件无疑加剧了社会针对移民的负面情绪。在法国、荷兰和德国，反移民的右翼民粹政党已从边缘小党崛起为影响国家政治平衡的重要势力。这些政党领导者都是标准的右翼民粹政治家，善于煽动民众对移民尤其是中东穆斯林移民的恐惧，将移民与犯罪、恐怖主义画上等号，甚至试图把中东移民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在匈牙利和波兰，拒绝接纳移民和难民已经成为政治共识。由此可见，右翼民粹主义以及其反移民政治在西方各国的影响是广阔且长远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与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并非毫无关联，而是相互影响、彼此助长的关系。特朗普在2017年制定的限制性移民政策，被匈牙利和波兰政府争相模仿，进一步推动了西方社会内的反移民浪潮。

反移民政治的兴起不仅加剧了西方社会的分裂，还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政治虽然短期内为其赢得了选民支持，但其长期的社会政治后果可能是更加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危机与国际关系的紧张。

参考文献：

- [1]France 24. Fueled by disinformation, far-right protesters spark new clashes with UK police in wake of knife attack[EB/OL]. (2024-08-04)[2024-09-10]. <https://www.france24.com/en/europe/20240804-far-right-protesters-clash-uk-police-unrest-spreads-disinformation-knife-attack>.
- [2]The Independent. The day Britain fought back: public praised for anti-racism gatherings that shut down far-right riots[EB/OL]. (2024-08-08)[2024-09-11].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uk-riots-anti-racism-walthamstow-london-b2593146.html>.
- [3]The Independent. How UK's deep rooted Islamophobia problem stoked far-right riots[EB/OL]. (2024-08-08)[2024-09-11].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uk-islamophobia-farright-riots-b2590693.html>.
- [4]俞可平.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 战略与管

理, 1997(1): 88-96.

[5]MUDDE C. The Populist Zeitgeist[J].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39(4): 541-563.

[6]MUDDE C, KALTWASSER C 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2-40.

[7]MULLER J W. What is populism?[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78-85.

[8]FUKUYAMA F.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102-110.

[9]MUDDE C. The far right today[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9: 21-26.

[10]田野. 全球化与民粹主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11]The U.S. Census Bureau.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Gener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1980[R/OL]. (1981-09-01)[2024-09-12]. https://www2.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decennial/1980/volume-1/united-states-summary/1980a_usc-01.pdf.

[12]The U.S. Census Bureau. Quick facts United States.[EB/OL]. (2025-03-13)[2025-03-28]. <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fact/table/US/PST045222>.

[13]Pew Research Center. 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2050[EB/OL]. (2008-02-11)[2024-09-13]. <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2008/02/11/us-population-projections-2005-2050/>.

[14]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15]弗朗西斯·福山, 吴万伟, 罗亮. 新身份政治[J]. *国外理论动态*, 2019(7): 51-57.

[16]伍慧萍. 欧洲民粹主义兴起根源的四种解释范式与政党发展规律[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3): 123-132.

[17]王军, 黄鹏. 欧美身份政治的历史演进与治理困境[J]. *民族研究*, 2020(4): 42-60, 139.

[18]KAUSHAL N. Blaming im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movement[M]. Warrent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19]The Washington Post. 'I think Islam hates us': A timeline of Trump's comments about Islam and Muslims[EB/OL]. (2017-05-20)[2024-09-1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7/05/20/i-think-islam-hates-us-a-timeline-of-trumps-comments-about-islam-and-muslims/>.

[20]The Washington Post. They're rapists. President Trump campaign Launch Speech two years later, annotated[EB/OL]. (2017-06-16)[2024-09-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7/06/16/theyre-rapists-presidents-trump-campaign-launch-speech-two-years-later-annotated/>.

[21]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tial Debate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EB/OL]. (2024-09-10)[2024-09-1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presidential-debate-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22]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tial Debate in Atlanta, Georgia[EB/OL]. (2024-07-27)[2024-09-1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presidential-debate-atlanta-georgia>.

[23]The Associated Press. Trump says migrants who have committed murder have introduced "a lot of bad genes in our country"[EB/OL]. (2024-10-08)[2024-10-10]. <https://apnews.com/article/donald-trump-immigration-2024-election-2157777f240142e5aed38be192a52b25>.

[24]The White House. It's time to end chain Migration[EB/OL]. (2017-12-15)[2024-10-1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rticles/time-end-chain-migration/>.

[25]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e need to end unchecked chain migration and eliminate the reckless Visa lottery to secure the nation and protect the American worker.[EB/OL]. (2018-02-15)[2024-10-10]. <https://www.dhs.gov/archive/news/2018/02/15/we-need-end-unchecked-chain-migration-and-eliminate-reckless-visa-lottery-secure>.

[26]The White House. Realigning the United States Refugee Admissions Program[EB/OL]. (2025-01-21)[2025-02-11].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realigning-the-united-states-refugee-admissions-program/>.

[27]Reuters. Trump administration says it is reinstating "remain in Mexico" program[EB/OL]. (2025-01-21)[2025-02-1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trump-administration-reinstating-remain-mexico-program-2025-01-21/>.

[28]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CE Arrests in first 50 days of Trump administration[EB/OL]. (2025-03-13)[2025-03-29]. <https://www.dhs.gov/news/2025/03/13/ice-arrests-first-50-days-trump>

administration.

[29]林德山.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J]. 人民论坛, 2024(6): 95-99.

[30]Reuters. Riots erupt in Dublin after children stabbed [EB/OL]. (2023-11-23)[2025-03-27].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least-three-children-taken-hospital-after-dublin-stabbing-rte-2023-11-23/>.

[31]Euronews. Far-right extremists arrested after violent attack at Paris migrant association[EB/OL]. (2025-02-17)[2025-03-26]. [https://www.euronews.com/2025/02/17/far-right-extremists-arrested-after-](https://www.euronews.com/2025/02/17/far-right-extremists-arrested-after-violent-attack-at-paris-migrant-association)

[violent-attack-at-paris-migrant-association](https://www.euronews.com/2025/02/17/far-right-extremists-arrested-after-violent-attack-at-paris-migrant-association).

[32]Migration Watch UK. Migration Statistics Over Time[EB/OL]. (2023-05-31)[2024-09-13]. <https://www.migrationwatchuk.org/migration-statistics-over-time>.

[33]KRIEG G. Obama tells Black men it's 'not acceptable' to sit out election[EB/OL]. (2024-10-11)[2024-10-13]. <https://edition.cnn.com/2024/10/10/politics/obama-pittsburgh-trump/index.html>.

【责任编辑 史 敏】

Anti-Immigration Politics in the Contemporary Wav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the West

WANG Dawei & HUANG Ying

Abstract: Right-wing populist politics, as a new form of identity politics, has proliferated across major western nations. Whether through the mainstreaming of Trumpist populism within the U.S. Republican Party, nationwide anti-immigration unrest following Brexit in the UK, or the electoral advances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right-wing populism is capitalizing on anti-immigration politics to consolidate its influence. This trend is not abrupt but stems from the long-term repercussions of western open immigration policies. Immigration has profoundly divided western societies, fueling widespread anti-immigrant sentiment. Anti-immigration politics has emerged as a central issu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s, where politicians frame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as threats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economic security, implementing stringent immigration policies to garner voter support. Right-wing populist politicians and parties have exploited this sentiment, amplifying immigration-related anxieties. Electoral outcomes and political trajectories in multiple western countries demonstrate that anti-immigration rhetoric within right-wing populism is both politically effective and publicly resonant. The interplay between right-wing populism and anti-immigration politics is likely to persist as a defining feature of western political landscapes. This will lead to more profound and complex social crisis and tens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s: immigration politics; right-wing populism; immigration policy